

后冷战时代的欧盟中东战略与伊朗核问题

尹 斌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 伊朗核问题成为又一个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东热点问题。作为一个在中东拥有重要政治经济利益的实体, 欧盟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比二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主动的立场。这种立场, 正是后冷战时代欧盟中东战略在中东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实践。

关键词: 欧盟; 中东; 战略; 伊朗; 核问题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8-2204(2006)03-0037-03

European Union's Diplomatic Strategy in the Issues of the Middle East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and Iran's Nuclear Problem

YIN Bin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Iraq war, Iran's nuclear problem has become another hot issue of the Middle East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concerned with. As an major entity wi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European Union began to get more actively involved in Iran nuclear problem than at any time since World War II. It not only acts against U.S., but also has been negotiating with Iran patiently for many years. This move is just a reflection of the shift in European Union's diplomatic strategy in the issues of the Middle East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Key words: Europe Union; Middle East; strategy; Iran; nuclear problem

冷战结束以后, 原局限于西欧一隅的欧共体逐渐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实体。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内部关系的渐趋整合以及来自前苏联的外部威胁的消失, 欧盟在世界上的主体意识日益明显, 从美国政策阴影下摆脱出来的愿望也越来越强。这不仅表现为伊拉克战争上欧盟的主要成员——法国、德国和美国公开唱对台戏, 也反映在参与今天伊朗核问题的积极斡旋上。这些举动, 正是后冷战时代欧盟中东战略的真实表现。

一、后冷战时代的欧盟中东战略

冷战期间, 为了对抗前苏联的强大威胁, 西欧

各国在实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 被迫求助于美国的核保护伞, 尽管其间也曾有过戴高乐的独立外交, 但总体而言, 西欧各国(包括欧共体——欧盟的前身)在外交上基本都听从于美国。冷战结束以后, 前苏联的军事威胁不复存在, 东南欧各国大量加入欧盟, 欧盟的安全水平和经济实力均得到提高, 随之, 其主体意识开始前所未有地迸发,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便是确定符合自身经济政治利益的全球战略和中东战略。

从地缘上讲, 欧洲与中东紧紧相邻, 尤其欧洲南部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与中东沿地中海的地区更是紧密相连。从经济上讲, 欧洲与中东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 中东是欧盟战略资源的重要供应地。欧盟约 1/3 的天然气和 1/4 的

石油依靠从中东进口,欧洲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超过美国,并且“依赖程度可能在下个十年继续增长”^{[1](P8)}。除能源外,摩洛哥居世界首位的磷酸盐资源,毛里塔尼亚的巨大铁矿资源,以及埃及、叙利亚、土耳其等国的棉花,都对欧洲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的中东政策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一边是欧洲大陆同中东在地线上的邻近、历史上的相互熟悉以及得天独厚的贸易联系;另一边是欧洲同美国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所结成的联盟”^[2],结果导致“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的多数时间里,西欧尚未在中东扮演危机调解人或和平缔造者等重要角色”^{[1](P7)}。

冷战结束后,欧盟与中东的经济联系与人员往来有增无减。1995 年,欧盟对中东的出口额达 770.5 亿美元,占对发展中国家全部出口额的 18%;进口总额达 580 亿美元,占从发展中国家全部进口额的 15%。同期相比,美国对中东的出口额为 218 亿美元,占对发展中国家全部出口额的 8.8%;进口额达 201 亿美元,占从发展中国家全部进口额的 6%。^[3]

正是这种具有战略安全意义的重要政治、经济利益,加之传统历史的文化联系,决定了冷战后的欧洲必须在中东发挥应有的作用。正像法国总统希拉克反复强调的一样:“我们是一个地中海国家。阿拉伯世界就在我们的门户边。它的稳定对我们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利害关系……人们必须对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的重新出现习惯起来,我们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想法,决心让人们看到我们的身影,听到我们的声音。”¹“法国和欧洲应当突出自己在维护和深化和平中的作用,不能满足于日前为止所扮演的‘旁观者’的角色;……应当制定出与自己在世界上的经济势力相称的外交政策。”^④通过长时间的权衡,欧盟最终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确立了自身的中东战略,即政治解决中东地区冲突;控制军备,实现地区安全与稳定;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加强欧洲同中东地区的经济合作。^[4]

二、伊拉克战争后的伊朗核问题与欧美角力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伊朗即开始着手自己

的核计划,而其核技术主要从当时与其关系密切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引进。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其核能项目陷于停滞状态。1992 年,伊朗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协议》,标志着伊朗核计划进入新的阶段。根据西方情报部门的资料显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伊朗已在核项目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5]与此同时,伊朗还大力发展自己的导弹系统。1998 年伊朗成功地进行了“谢哈布-3 型”弹道导弹的试验性发射,射程 1 300 公里,可达以色列,表明了伊朗自身的武器研制和生产能力,加强了伊朗在海湾乃至中东地区的战略威慑力。

伊朗军事力量的发展,尤其是核问题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安。美国一直认为“伊朗是世界上最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④)，“其对阿以和平进程的反反对,对地区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及其寻求制造核武器的努力使其不仅成为邻国的威胁,而且成为整个地区和世界的威胁。”^{1/4}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就十分关注伊朗的核设施,也指责伊朗寻求发展核武器。尤其是 1995 年伊同俄罗斯签署了共建布什尔核电站合作协议后,美如坐针毡,担心伊有朝一日发展核武器,多次敦促俄中止与伊的核合作,但无结果。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不仅强化了自身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而且还试图通过输出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扶植当地的亲美势力(即美国所谓的中东“民主化”改造战略),来实现对这一地区的长期控制,进而从战略上制约欧盟、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展,以维护和延续独霸全球的地位。打击和控制伊朗则是美国这一长期战略目标的重要一环,而伊朗核问题只不过是其挑起争端的堂皇借口而已。

面对美国的如意算盘,作为一个拥有辉煌过去和正在重新崛起的地区势力——欧盟,自然不甘心束手就缚。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在增强美国维护强权自信心的同时,也震撼了欧盟原本脆弱的中东外交战略。震惊之余,欧盟诸国(尤其是法德英三大国之间)在伊朗核问题上加强了协商,立场也更趋一致,明显表现出与美国不同的政策倾向,即既不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害怕因此导致中东力量的失衡和地区的动荡,影响自身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也不希望美国对伊朗动用武力和控制伊朗,避免美国在中东势力的进

一步扩大,以保证自身能源安全和防务安全。^[6]在这样的政策指引下,欧盟改变了过去跟在美国后面的被动姿态,转而开始主动出击,积极斡旋,劝说伊朗放弃发展核武器计划,建议以和平的手段消弭伊朗核问题带来的地区危机,建议通过联合国、欧盟与伊朗的对话来解决问题,公开反对美国使用武力相威胁。

2005年1月19日,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在接受伦敦《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在劝服伊朗放弃拥有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技术问题上,欧洲国家的原则是利用外交途径来解决,此外没有其它选择。^[7]2005年1月25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德国执政党社民党议会党团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说,伊朗核问题绝不允许走到军事干预这一步。^[8]2005年2月5日,北约前秘书长、欧盟外交政策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索拉纳在接受英国独立电视台的采访时强调指出,对伊朗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将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类似的这种单边主义行动不会对任何一方的目标有所贡献。我认为在目前阶段根本不值得考虑那样做。”^[9]同样,“……它(伊朗)也知道,现在只有依靠欧盟,通过与欧盟谈判寻找妥协的途径,因为欧盟也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10]

2005年3月3日,在欧盟的不懈努力下,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就伊朗核问题发表了一份温和的主席结论,该结论除了要求伊朗增加透明度和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更多合作,没有更多的要求,避免了伊朗核问题在短时间内的进一步升温。^[11]

三、欧盟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有利因素

一是美国对伊朗现有实力的忌惮。目前伊朗武装力量的总兵力约60万人,其中包括35万现役部队和25万动员部队。伊朗陆军装备有坦克2000辆、装甲车1200辆和火炮2300门;空军拥有300余架作战飞机;海军装备有各型舰艇70艘,其中包括3艘“基洛”级潜艇。伊朗的海陆空三军还装备有数百架不同型号的直升机。革命卫队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精锐,人数在12万人左右。对美军构成严重威胁的还有伊朗的数百枚“飞毛腿”导弹。此外,伊朗研制的“流星三型”导

弹射程可达1500公里,可以击中以色列和驻扎在伊朗周边国家的美军目标。^[12]

二是动荡中的伊拉克对美国的牵制。虽然美国如今占领了伊拉克,并按照美国的想法相继构建起了临时政府和民选政府,但是伊拉克境内的抵抗运动远未停止,爆炸、暗杀、袭击层出不穷,攻击的目标也渐渐由防护严密的美国军队转向了安全措施相对薄弱的伊拉克政府和警察。美国要出兵伊朗,首先不可避免地要基本稳定伊拉克的局势,否则后院失火,则会陷入首尾难顾的境地,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三是伊朗与俄罗斯的传统伙伴关系。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伊朗是俄近邻,俄不愿看到在自家附近发生战争,更不愿看到自己精心培育几十年的老伙伴、老邻居落户别人的势力范围。莫斯科认为美国以“防止核扩散”为借口打压伊朗,其目的是削弱和破坏俄伊核合作,将俄排挤出这一地区,夺回伊斯兰革命后在伊朗失去的地位。从经济角度看,伊朗长期大量购买俄罗斯的武器、航空技术、装甲运输车和防空系统设备,是俄稳定的武器市场。此外,与伊朗在开发利用核能方面将给俄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据称,俄帮助伊建立布什尔核电站的总金额为8亿~10亿美元。俄不会容忍其他国家用非市场手段损害俄在伊朗能源市场上的地位。^[13]

四、结语

在条件尚不具备(伊拉克局势尚不稳定、对伊朗的情报掌握尚不充分、欧盟反对)的情况下,美国很难对伊朗发动进攻。即使美国真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伊朗动武,最终也只能是得不偿失(两面受敌、沉重负担、众叛亲离)。在此两难境地下,美国可能更多地是进一步等待时机,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军事恫吓不会停止,外交折冲和情报收集将会增多。

综上所述,在短时间内,伊朗核问题演变成战争的可能性极小,该问题的发展方向最大可能是由欧盟与伊朗双方达成一个君子协定,欧盟劝说美国不要对伊朗动武,伊朗承诺暂停核计划,而美国则在事实上对协定持一种默许的态度。

(下转第49页)

并最终达到了他所希望的教唆效果, 所以为教唆犯。丙虽对甲的教唆不知, 但却按甲的教唆意愿实行了犯罪行为, 故为主犯。^[11]

参考文献:

[1] 马克昌. 犯罪通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2] 陈兴良. 共同犯罪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3] 马克昌. 关于共犯的比较研究[A]. 高明暄, 赵秉志. 刑法论丛: 第三卷[C].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9. 308.
[4] 郝朝俊. 刑法原理[M]. 北京: 商务出版社, 1930.
[5] 张明楷. 外国刑法纲要[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307.
[6] 肖中华. 片面共犯与间接正犯观点之破与立[J]. 云南法学, 2000, (3): 50.
[7] 马登民. 共同犯罪中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A]. 薛瑞麟. 法大刑法学研究文集[C].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50.
[8] 林亚刚, 赵慧. 论片面共犯的理论基础[J]. 法学评论, 2001, (5): 134.
[9] 高仰止. 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M]. 上海: 文汇印刷厂有限公司, 1986. 392.
[10] 高明暄, 马克昌. 刑法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79.
[11] 大谷实. 刑法总论[M]. 黎宏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327.

(上接第 39 页)

注释:

¹ 费加罗报, 1996 年 7 月 9 日。
^④ 法新社巴黎 1995 年 5 月 12 日电。
^(四) Statement by Secretary of State Warren Christopher Regarding U. S. Sanctions Against Iran, State Department Briefing, in Federal News Service, May 1, 1995, p. 1o.
^¼ Remarks by President Clinton, at a Dinner of 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 pp. 23o.

参考文献:

[1] Ellen Laipson. Europe's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Enduring Ties, Emerging Opportunities[J]. Middle East Journal, 1990, 44(1).
[2] Ghassan Salame. Torn between the Atlantic and the Mediterrea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J]. Middle East Journal, 1994, 48(2): 226.
[3] 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1996 [R]. Washington: IMF, 1997. 16.
[4] 李援朝. 中东问题研究[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223.
[5] 泽春. 伊朗两手应对核压力[N]. 环球时报, 2003- 10- 08 (7).

[6] 马骞. 欧盟和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上何以渐行渐近[EB/OL].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511718.shtml>, 2005- 03- 02.
[7] 春风. 英外交大臣- 应用外交手段劝服伊朗放弃核武计划[EB/OL]. <http://news.163.com/50119/3/IAF03EOJ0001121S.html>, 2005- 01- 19.
[8] 于涛. 德国总理施罗德坚决反对军事干预伊朗核问题[EB/OL]. <http://news.china.com/zl/cn/international/12083693.html>, 2005- 01- 25.
[9] 子夜. 欧盟高官提醒美国- 不要用武力变更伊朗政权[EB/OL]. <http://www.southcn.com/news/international/gjkd/200502070118.html>, 2005- 02- 07.
[10] 李敬臣. 处变不惊的伊朗人[EB/OL]. <http://news.163.com/06/0207/21/29CVB08L0001121S.html>, 2006- 02- 07.
[11] 冯坚. 宋国城. 伊朗核问题“冷处理”的背后[EB/OL]. <http://www.huaxia.com/js/jsgc/2005/00294306.html>, 2005- 03- 04.
[12] 付流. 美国拟 6 月份对伊朗动武 双方武力威胁不断升级[EB/OL].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hrar n/799881.html>, 2005- 03- 02.
[13] 佚名. 美俄在伊朗核问题上互不相让说明了什么[EB/OL].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HIAW/798437.html>, 2005- 03- 01.